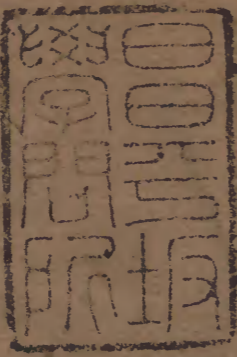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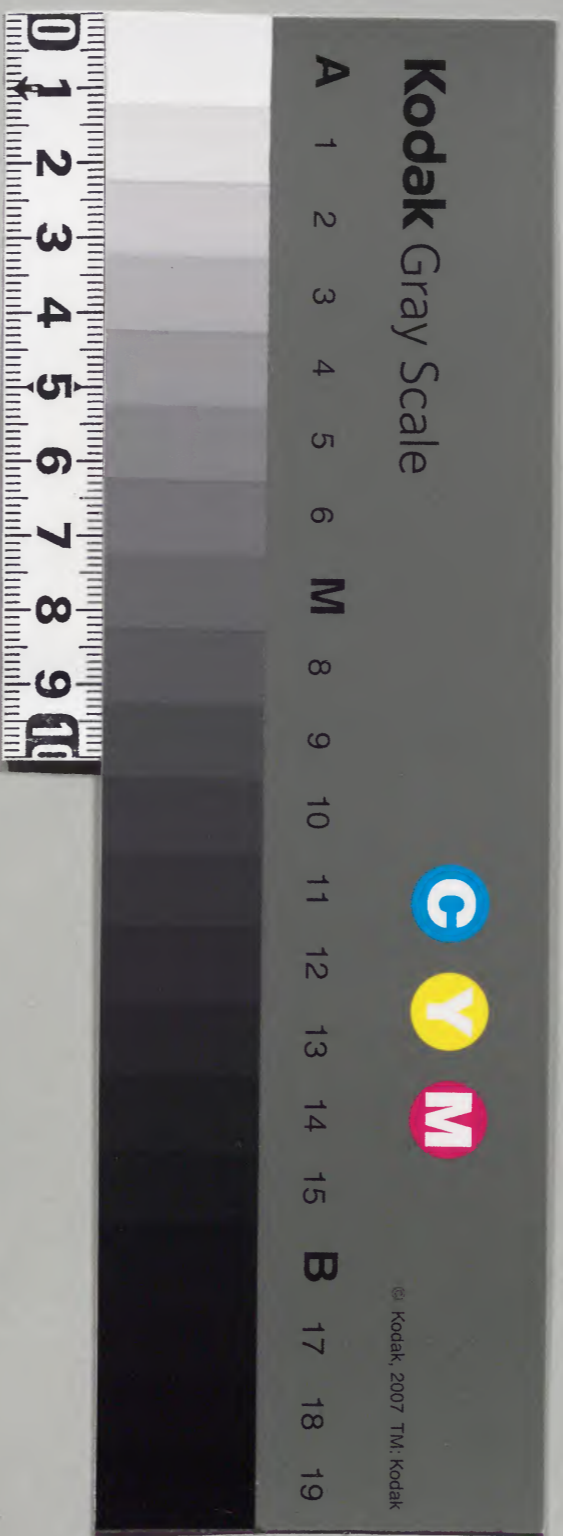
玉邊略記 六



漢書門			
九	一	一	類
四	四	四	號
二	六	四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九	一	一	漢
二	二	二	書
冊	冊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16
冊數	24 ( 11 )
函號	292 136



全邊略記卷之六

淺草文庫

寧夏略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寧夏古朔方地也。即古夏州。南北百里。東西倍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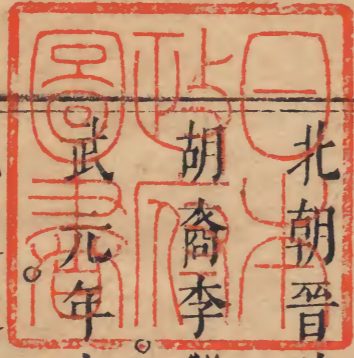
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踞都于此。爰迨唐宋。

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累世據朔方之險。為中國患。洪

武元年大將軍達底定陝西。即其地立寧夏府。五年

罷之。徙其民于陝內。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

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五衛。并平



虜靈州興武韋州四所。于是地廣而民庶，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開城諸內地，藉以籓籬於戲淪胥旃裘之穢者，近千年。維我大明，舉之席衽之上，豈不烈哉！太僕寺丞梁焚仙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澗，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足食矣。從之。十三年，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陂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乃集路渡黃河，歷賀蘭

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二十四年三月，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遂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二日，復趨師深入。至黑領雅山等次，洮兒河獲人畜甚多，還至金鞍山。復征黑領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扎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而

還。二十七年徙慶靖王梅於韋州。二十八年三月  
諭寧夏守臣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爲  
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守此  
關內之北門。卿其晨昏深謀無怠。永樂初。寧夏總兵  
何福奏曰。所調軍在邊者。五月一更以息之。屯田韃  
軍內。選驍勇者。免徵其租。河州多產馬。購其良者。隘  
卒寒矣。宜給皮裘狐帽。上從之。曰。籌邊悉當朕意。  
何福諜報塔灘賊籠禿魯灰在於不老山。將寇寧夏。  
其神鬼的哥以資之。不從。上覽其奏曰。譎也。籠禿

魯灰。心計可行也。然後發言。鬼的哥恐洩機故。託說  
內實襲我。若不出捨捍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  
山西大同。其速勅之。旣而山西報灰滿黃甫之掠。皆  
如。上所計。十年總兵柳升奏築察罕腦兒舊城。  
賜勅報曰。修城之策固善。城成之後。守者須用幾人。  
少則難于脩守。多則難于餽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隘。  
一二人逃卒若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爾更熟  
議其便。正統二年。賊由迭烈孫雪山入境。掠聲言欲  
掠楚府。跡其所在。多於莊浪寧夏山後。上勅都督

方政出大同。都督史昭出寧夏西北。都督蔣貴自涼州出。會兵分道。追襲阿台朶兒只伯等。蔣貴走夜不收于賀蘭山後。史昭亦擒賊郭馬哈木審元。阿台等欲往亦集乃而屯。貴等各軍至魚海子。逗遛彌月而還。陝西都御史陳鎰奏其虛糜莫若養威蓄銳以圖後舉。上命行邊兵書王驥會計以聞。三年三月王驥奏臣同總兵任禮蔣貴擊敗胡虜朶兒只伯於石城。殘虜食盡竄於九魯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之。虜衆迎拒。指

揮毛哈刺奮入其陣。諸將率麾下乘之。執其僞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三百有奇。獲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騾駝千四百有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騎遁。是日禮兵至梧桐林。執僞樞密同知院判僉院等官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執僞萬戶二人。言朶兒只伯竄野狐山。禮令爲導。將二千騎追襲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僞平章阿的于招其餘黨來降。都督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執僞右丞都達魯花赤等三十人。及馬駝械器。蓋兵出沙漠千有餘。

里東西夾擊。虜衆幾盡。謹遣都指揮馬亮指揮馬能  
奏捷。上賜勅褒獎。遣官宴勞。十一年總兵黃真奏  
議慶府韓府護軍及其草坊馬匹尚多。乞選三千助  
臣協守。兵書鄺埜謂護軍二千已足。宜于河南潼關  
直隸諸衛原選三千半往寧夏。半往延安。冬候春回。  
歲以爲常。上曰。真不乘時區畫。每請益兵。益之不  
善。畫之與不益何異。叅將王榮以花馬池興武營馬  
草乏。請穀草于民。都御王文曰。陝西穀草。或撥於兵  
警以備用。或折於乏糧以實邊。別無可撥。因贖草於

延綏邊境。黃河迤西納之。亦難變更。西安平涼臨洮  
諸府比歲水澇。供儲之外。貧民遠運。其何以堪。宜令  
榮如舊督軍於彼湖坡。及王達所遺空閑牧地。及時  
採積之。叅將丁信奏據鳴沙州城山旗口報。嘗聞虜  
潛於金積山牛首寺。窺見土民五人。與寇隔溝拒敵。  
已而寇以番語誘之。五人者遂棄弓矢南向叩頭。卽  
作椎髻。隨之而去。又聞四里土民人亦多隨寇。臣切  
思靈州千戶并瓦渠等四里土達。雖因國初歸附。然  
無他生業。惟憑孳收贍之。今而掠矣。寇掠其孳畜。則

衣食艱窘。易於誘引爲變。乞撥倉糧賑濟以安其心。從之。天順元年。總兵張泰奏韃犯洛陽川。叅將种與率兵追之。過墩空而伏發。没于戰所。兵書王驥選朱榮朱傑以接其守邊。五年。以虜酋孛來之聲。命兵侍白圭往寧夏。延綏督其軍。僉事李觀奏寧夏竝河四百一十四處。採草官湖多爲勢家所攘。乞所司清勘。從之。七年。都御王竝請于腹內。寧夏中衛及莊浪增立臺墩。下守臣議之。邊墩舉火。腹裏馳之。自爲定例。若腹裏增臺。恐虜入境。礮烽四起。官軍之往禦者無

所的從。人民之散處者。反致驚疑也。遂已之。成化元年。巡撫陳价上言。寧夏一城。遠居河外。東西千里。盡作敵場。初設五衛。復選京軍耕守之。規備矣。北征遣去。臨鞏尚存。約可三萬。輪班代更。夏秋僅半。奔馳離曠。情苦萬端。乞爲諸軍占籍移家。計口給田。國無瞻軍之費。人懷死守之心。衛官百數。智勇實鮮。蓋邊情既艱。軍政亦劇。訪舉其人。量加祿秩。少示褒甄。庶幾才幹樂爲時用。報曰可。二年十二月。尚書王復奏寧夏三路皆衝。中路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舊無墩。東

西二路。堡墩相遠。聲聞不接。賊深入皆經此。請以東路興武營移至近裏與花馬靈州東西對直各百里。自花馬東南紅兒山至環縣西南長流水至小鹽池西路自河北分水嶺至固原斗箇城及永安墩至靖虜中路靈州至石滿兒一路往韋州胡蘆峽一路接小鹽池至萌城西二十里添設墩臺二座共計五十八築牆掘溝務在寬庶可容運糧接遞商民止宿避害量摘附近屯餘每墩撥給五人堡連烽接鹽貨流通馬糧漸增矣。從之。七月賊由花馬散入平涼劫掠。

越二十日。叅將韓斌王安遊擊將軍趙英等令兵截其歸路。賊遂入興武。付總張榮不敢進兵。賊尋入靈州。總兵李杲怯不出。使都揮焦政出戰被殺。八月賊入固原。都揮林盛軍屯甘州牧所。遣指揮董晉等截殺二級。尋復遇賊。戰於西山長城。大眾突至。官軍死二十二人。賊遂擁羣牧所而營。官軍堅壁。賊陷開城縣。殺其令於達。教諭湯敏。虜其妻子。居民一十六戶。遂長驅靜寧隆德六州縣大掠。王復劾奏區處之。寧夏付總兵林盛奏邊事凡數千言。大要謂近因榆林



全邊略記  
寧夏之警。調京營各軍。以頓邊城。就糧各堡。虜酋安處河套。以逸待勞。彼主我客。勢成倒置。調集之脆弱。亦與城守者無異。宜令陝西西安洮河秦鞏等衛。約可十萬。簡閱精壯。得四五萬人。脫有寇警。守臣酌調之。平涼固原環慶鄜延。表裏援之。既不遠煩師旅。亦可少省芻糧。今之邊兵。多不足用者。無他以修明爲奇異。以姑息爲老成。平居乏馭下之威。臨事多犯令之卒。向者衝突。未能近捍。今茲居套。安敢窮搜。貪官狡卒。糾結成風。賣富役貧。抽強配弱。是以甲仗非素。

習之器。隊伍無其難之心。養士雖多。無益。國計乞勅各將。速加遴選。從之。七年。寧撫張瑩言。虜每出賀蘭山後。與套爲一。竊見大帥許寧副帥林盛。諳于虜情。假以重權。各提萬人。分東西之責。部議已設總制矣。事遂寢。八年。撫寧侯永劾奏。去冬虜從花馬池入。叅將錢亮領千騎戰於三山兒。虜乃敗退。始約寧夏路將羅敬張翊。刻期會擊。越日乃至。又虜從楊柳墩寇萌城。太監王清總兵沈煜擁兵不調。越數日。綏帥許寧率兵至。虜始遁。法宜治。部議行。王越覈諸罪狀。

既而清煜各稱力單兵少。上責之曰。爾等不遵朱  
永節制。擁兵自不進。縱虜遮運。若罔聞知。負委當究。  
邊警方殷。姑宥之。兵部奏駁寧夏守臣之疏。太監王  
清。武將沈煜。林盛。羅敬。張翊。白玉。周海。徒負大旄。憑  
寇出沒。未聞勦畫片計。乃爾明言出境難擊。畏敵而  
不畏法。宜命總督王越。究清煜等失律以聞。時大帥  
率勲臣守監。又近臣咸席寵蒙。驕不嫻軍旅。張大捷  
伐。屢命禁師。所費動百千萬計。恣所軋沒。莫可究詰。  
凡厥否臧之夫。未有棄身首于藁街者。頻年煩徵發。

邊人苦之。吏部侍郎葉盛奏記。臣與撫臣徐廷章等  
議。寧夏在城并中路懸於河西。近者虜情多在河東。  
河東雖名一路。勢亦三分。其接河套沿邊。興武。花馬  
池。實與延綏之定邊相接。其中高橋直抵萌城。與環  
慶相接。其西韋州。鳴沙。則與固原靖虜相接。所閱車  
步萬八千六百有奇。精銳可萬人。令祝雄專於興武。  
林盛專於花馬。仇理專於韋州。劉忠專於莊浪。魯鑑  
專於高橋。兼援沙井。其迤南之要。如石溝。小鹽池。萌  
城。宜三分涼州之調戍者。趙英往專其地。又增築高

全邊略記  
橋之墩十有一。隰寧之堡一。至於甄別大帥。若沈煜者。第曰體貌肥大。不便馳驟。其失機狀。雖以盛公直。亦無如之何也。總兵范瑾奏。聞虜酋待河冰一合。欲走西涼。而寧夏孤城。是其歸路。請將原調河東掣回守之。仍如侍郎葉盛。以涼浪戍軍。悉調萌城。抵高橋。而守從之。九年春。范瑾塘報。歲抄虜入興武。截之于沙井兒。而巡撫軍亦至。夾攻之。追至沙窩。生擒二人。斬首八級。上以寧夏年來止有此捷耳。十三年。寧夏撫張鵬議。增馬課於韋州三路之總小旗代補者。

連年征調。俱未併鎗。速宜監併。各廠所積秋青。多混損。宜市其陳。而貯其新。士之布花。官之俸鈔。失期爲患。名存實爽。宜嚴督責之罰也。十四年。巡撫賈俊言。寧夏軍三萬六千五百有奇。更增客兵一萬。則芻提有乏。宜行往歲馬文升之奏例。贖囚也。加納也。免郡縣赴京給由也。各如所擬。十五年。太監龔榮奏。寧夏東路花馬。至黃河東平山墩。西及黑山營。相去幾二百里。說者以河可恃。而凍合可憂。舊墻低薄。頽壞。欲改築高厚。遂復萬人舉之。二十一年。都御崔讓奏于

平虜城棗兒溝。增築牆一道。塞堡一座。墩三座。廣武營。移墩一座。中衛河南。增築墩三座。移築三座。報部爲案。弘治五年。五月。虜入寧夏之廟山墩。指揮王良。趙璽。領兵三百拒之。接戰未久。虜伏兵七八百騎突起。衝官軍爲三。良等併力禦之。不克。趙璽十四人皆爲所殺。玉泉營備禦王傑未援。亦爲虜圍。會總兵李俊等兵至。乃解去。鎮巡官以聞。并自劾。上命停巡撫韓文。總兵李俊。俸并太監張睿。俱戴罪。王良等三人。下御史逮問之。七年。都督盧欽言。寧夏臨戎。而協

守所領人馬一千或八百。中有老弱。乞如宣大例。分領三千。別營練之。部議寧夏東西四百里。北有賀蘭之險。南有黃河之阻。兵分勢寡。號令不一。請于鎮城選三千爲團營。戰則領之。罷則歸之。握權專而應敵豫矣。十一年。總制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賊斬首百二十級。云北虜之招徠野也。克力爲患。副總張安監鎗郝善擊之于花果。總兵李俊延綏副總朱瑾合兵追於大把都城。設伏于柳溝兒。大勝乃還。牛羊以三千計。上賜級各有差。十二年。巡撫王珣奏邊隘苦

于無水。每以就水。故失於追賊。臣聞本邊舊有古渠三道。東爲漢渠。中爲唐渠。今見通水利。可爲守禦。惟西一渠。逼在山下。首尾三百餘里。渠兩岸高峻。中廣二十餘丈。相傳亦漢唐舊渠。古道雖存。已多淤塞。請發卒疏鑿成河。引水下流。修築東岸。積土如山。斬削如墻。山口要害。各設堡掣軍。沿河按伏。以遏賊衝。令耕種其內。稍以益儲。請出幣三萬。併借靈州鹽司六年課之直。以給其費。從之。十四年。兵部謂寧夏自春夏以來。寇或數千。或萬餘。悉徑花馬石溝萌城。直抵

鳴沙。喪亡人畜。不可勝紀。近聞神英楊玉。分統六千于環慶韋州。似非所宜。或遣趙鉉魯麟。分布花馬上。從其議。自虜中歸者云。孛羅與倚巴。聚四萬小王。子六萬。期七月。尚未到韋州。何也。乞勅太監苗達。大挫其鋒。方肯過河而退。不然。佳兵無已時也。是時虜先後掠數十。而暉林以十二級奏捷。朝士恥之。吏部主事楊子器。一日激勵主將。邇虜薄擒林。支解二十人而去。主將閉城自守。乞按以法。免遺後艱。二日。調遣軍衆守臣。旣不能拒賊。又不能檄隣。一城之外。視

全邊明詩  
如秦越。人心忿怨。始不可言。夫豈無智勇材能。敢關者。惟此無所召。故彼無所應。束手離心。甘受虜困。請令邊將遇虜。不得輒請京軍。就於隣居徵調。拒者以軍法從事。三曰逆料敵勢。如虜在綏。則守綏。而甘涼之師出虜在夏。則守夏。而大同之師出。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出。劫其營。蹙其勢。上令行之。邊臣巡按燕忠。奏環固花池。寇騎充斥。有數月圍者。有全堡掠者。殘傷不忍言。而守臣習爲欺罔。兵科屈伸。奏小王子深入固原。火光營盤數十餘里。關陝搖動之勢。朝

不謀夕。而苗達朱暉史琳等。且拾得虜羶帳器物。爲天兵振揚也。玩日愒時。互爲欺蔽。今日虜帳之遺留。卽前空巢之故智。墮彼奸計。略不自慚。方且稱搗巢爲奇績。指棄物爲畏威。律以誅心。罪在不原。降勅切責之。兵部策邊事急。外報參差。請遣使覈其事。於是令錦衣千戶牟斌。斌還。上言。四月中大舉自鹽池直抵韋州。七月楊琳遇賊黑城。千人皆沒。八月郭鈞傅釗。偏裨吳江楊玉神英禦之。失利。金玉歿之。推原其故者。鹽池萌城爲賊衝。而諸將不駐此。百里而

趨者蹶也。韋州乏糧。而轉運畏掠。故不至也。倉場收折色。役士採飼。則馬多瘦也。靈州缺備。河者賊奪船也。賊伺之細人者。數數也。轉運之民疲極。宜恤免其他役也。邊情傳以羸馬。則置郵之誤也。宴賞薄惡。賈貢夷怨也。墩軍揭敝袴。敗裙爲旌旗。貽虜笑也。帥府所過。檄有司羊鹿好酒也。虜入寇。先之以精騎數百。哨實而後擡營以行。師律甚肅。深爲可憂。大司馬悉指其弊。上曰。苗達朱暉。史琳已有旨切責矣。姑使戴罪自効。史琳在榆林時。有書生獻策曰。虜入腹裏。

宜令兵截殺。否則擣老營之虛。皆可成功。琳不能用。是役也。總督以夤緣受任。才實不足。制變。兵出無紀。又多規避。養成虜勢。肆入蹂踐。三輔震動。平慶之民。歿者甚衆。時人有過虜經之地。見人髮遍野。縈冢宿草。風吹之旋舞。莫不痛心。諸郡民苦轉輸。後數年尚未甦。而物價騰貴。其行師之費。動以萬數。帑藏亦因以虛焉。十五年。總制秦紘。勘王珣之議。立衛于花馬也。史琳之議。立衛於韋州也。徐鍇之議。增營於興武也。修堡則可。增官調兵則不可。且近于花馬池之西。

全邊明言  
墾田萬頃。募屯稱數。頃可得粟五石。依堅城以爲家。強矣。十六年寧夏太監張佃報虜四十萬。駐察罕腦兒之地。總制秦紘審之自虜中來者云。分逐水草。便獵牧也。紘抗言。守臣倡爲虛聲。謂四十萬。則誘于衆寡不敵。虛傳驚駭。其平居畏怯如此。請治之。上宥之。十八年虜圍靈州。虜騎入環縣。遂陷清水營。焚糧二千九百石。草十萬。上曰。清水營堡要害地。所儲芻糧不少。全不設備。致賊直入焚抄。邊防廢弛甚矣。其令巡按閱實以聞。虜圍靈州久不克。因肆掠仇鉞。

伏邀其歸。大帥李禪亦馳之。斬首三十二級。四月虜起營西渡。邊事少寧。正德元年楊一清言寧夏花馬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爲敵騎之門。近因警議。調延綏遊兵土兵。無一人至者。不相統攝。彼此抵牾。故也。宐命大臣爲之總制。庶全陝可安。部遂薦一清。特命總制三邊焉。錦衣衛屠璋自陝還云。去冬虜入花馬。陳輝戰於鹽池。陣亡。張瑛迎之於亂馬川。中流矢死。楊一清所調延寧莊浪兵不至。或至亦不戰。惟郭遡江漢侯勲追及達馬夷器而已。楊一清言安邊其策有



全邊略記  
四。在脩濬邊塹以固防。增設衛所以壯兵。經理寧夏以安四府。整飾韋州以遏外侵。初延綏募土民幾二萬。王戟領之。傅釗又接領之。至是守臣欲散遣于各營。楊一清謂此兵之設。東應大同。西援延寧。不可散也。藍海知兵善戰。堪以委之。報可。二年四月。總制楊一清奏。頃因建議。修築邊牆。挑濬濠塹。自寧夏橫城起。至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池寧靜墩界止。邊牆三百餘里。連濠塹六百餘里。原擬人夫九萬餘名。若一併起工。則督視不周。將應起人夫。分爲二班。布政司支

八萬。運貯慶陽糴糧。頃因西安平涼。久旱暫停。二月以來。時雨連降。又令寧夏起取本鎮平涼固原興工。查得西安等府及各衛所護衛羣牧等。應起軍民共八萬名。比之原擬。十去其一。每班各赴工三月。每夫日給口糧一升五合。仍令戶內助路費銀二兩。每十夫共備車一輛。裝載煤炒器具。每二夫出席一片。椽一根。到彼列車爲營。覆以椽席。用蔽風雨。其漢中府衛棧道之外。地方既不徵夫。量徵其價。運送工所。月犒二次。茶馬項下官銀。動支一二百兩。置買藥餌。選

備醫療。自延綏寧塞營起。至定邊營止。添造墩臺一百四十二座。興築鏟削邊牆壕塹。共三萬七千二百六十丈五尺。合用撥木。已於雪山採辦。共三十餘萬。運至邊。迨牆完。卽令建營房。煖鋪。其橫城以北。次第舉之。大司農已給二十六萬。責以垂成。而清以病歸。得旨。邊役姑寢之。一清。迂劉瑾意。旣而被逮。爲李東陽申救得釋。四年。太監王宣。奏磨盤之失。袁鑑所部。歿而霍忠不援。清水沙窩之失。唐彪百六十人死。而李祥衛勇霍忠等。怠于備會。鞫有旨。忠等爲賊。

掩襲俱坐斬。餘降贖有差。十月。虜寇寧夏。入于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十二月。亦孛來入奪來寇。馬昂戰于木瓜山。斬首三百五十六。太監劉保巡撫黃珂以捷聞。初防冬官軍。及春放還。例也。至是不代者三閱春秋。兵部清發太僕帑三十萬賞之。人各一金。五年。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鐸反。時逆瑾日亂政。流言瑾將不利于社稷。安化郡王寘鐸素狂誕。或于巫術頗壞異圖。未發。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履畝加賦。使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爲法。

徵積逋。守臣仍計田歛貲。入爲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寘鐮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寘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衆方怒。聞景文言欣然從之。曰。卽事不就。無所恨。遂歃血。寘鐮令人往說平虜將。及所享者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初五日。寘鐮設宴。邀監鎮撫及核田使者于家。周昂何錦等佯言有警。當出兵。閉城門。截諸巷隘。馳寘鐮第。卽席殺諸官長。縱囚掠財。據官艘。懸僞榜。發公帑。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時副帥楊英遊擊仇鉞。方出營玉泉。而寘鐮召之。奪其軍。英奔靈州。鉞單騎歸私宅。靈州將史鏞告變。陝大帥曹雄檄黃正帥兵來榆林。副帥侯勛叅將時源俱援楊英。復督兵至。致密書仇鉞。爲內應。雄等軍靈州。寘鐮軍壩上。周昂獨留居城中。鉞以計誘昂。斬之。約所親泛卒。撲寘鐮第中。殺孫景文等。拘繫寘鐮。令召何錦還。錦走。與丁廣朱說徐欽等。俱捕獲之。五月。命涇陽伯英神克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時神英猶未至陝西。及得捷。

令英帥師還。一清仍往安撫。太監張永獻俘。真鐸等  
伏誅。封永兄富泰安伯。鉞咸寧伯。巡撫王時中。謂靈  
州鹽課司大小二池。先年延寧吏番召商中馬計直  
掣鹽公私兩便。頃乃困抑商人便。俱詣陝布政。納銀  
候引。民既重勞。官復展轉借用。不佐邊方之急。自今  
先令甘延寧。得自傾鹽課。率三載一更鹽商開中。或  
馬或銀。徑於本鎮收貯。類行該部。給引掣放。部議專  
其責于靈州兵備可也。嘉靖八年。套虜駐楊柳堡。石  
臼寧夏戒嚴。三月。從瓦窯踰賀蘭山。杭雄副帥趙鎮

等出戰。陷伏中。歿傷者近二百人。雄等匿其敗狀。至  
是奉旨逮杭雄。奪撫臣翟鵬俸。而太監張鎮宥之。  
尚書王瓊議。將小鹽池叅將移靈州。而革靈州備將。  
興武營併于花馬池。廣武營併於中衛。各叅將而裁  
其二營之分守者。瓊又奏西北第一大事。謂寧夏虜  
自西海由莊浪。四五萬騎。飛塵數千里。略無所憚。下  
本兵李承勛覆寧自鎮。遠關至火沙溝。斥堠相接。昔  
人所謂斷匈收右臂者。此也。近事姑息。以修邊爲諱。  
遂議黑山諸營內徙。敵乃長驅。亟發十萬從事于墻。

如議行十年。寧夏歲調陝西漢中衛寧羗衛官軍一千七百餘。集小鹽池操備。邊境苦寒。軍士難之。每行多道亡及病死。十不得二三。於是巡撫胡東臯言。軍士苦於遠戍。如赴水火。既非人情。又何功於備禦。自今請勿調。歲徵應調者各銀三兩。輸之鹽池將領。爲修邊之費。庶幾軍無失所。亦不廢防。從之。十二年虜犯寧夏之鎮遠。總兵王効敗之於絳窩。斬首百四十有奇。十三年夏吉囊犯綏。付副梁虛敗之于倫關。斬五十三級。十一月固帥劉文斬首二十七。延帥王

放斬首一百八十五。劉致才等亦斬首二十。兵書王憲以捷報總制唐龍請大賚焉。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隻輪大車。車用二十人推輓。其行甚遲。少遇溝渠險阻。卽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卽其舊制。相爲損益。其上置鏡砲鎗。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狻猊之像。兩傍各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

全邊略記  
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輓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卽入。倚牆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輛。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而護騎士於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以騎士出追。夜則用箭。虜騎攻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後則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興武營之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飲馬而後入。及其驅歸亦飲數日而後出。大要害也。臨泉故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於堡中。常以兵百人。令一較將。

之據守其地。其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力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及其旁右溝有鹽池。令採食。使虜數百里。無飲牧之地。勢自不能深入矣。十二月虜初大集。兵塞外。天和策虜瞰我。西有備。必東犯。陰檄白爵將奇遊二部兵宵行。與吳瑛合。卽吾偵堠卒。勿使覺。虜果以四百騎。東入黑墩。適與爵伏卒遇。大被創而去。旣又入蒺藜川。前與官軍接。爵復尾其後。急擊之。虜棄旗鼓奔。爭絕水渡。多死。所獲器械甚衆。又入寇家澗。爵敗之。入張家塔。瑛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于。

蹂躪虜既不得志。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效偵知之。伏軍打磴石。俟其半入。輕牽強弩。火器四起。橫絕其中。斷虜爲二。我兵益集。虜盡氣奔渡河。我防河卒復以戰艦邀擊之。溺死無算。戰艦文魁所創制也。故諸臣俱從優典。云頃之吉囊俺答十萬壓境。劉天和議遠守者。延寧定邊乾溝花馬也。近守者固原甜水靖虜也。外邊八枝。內邊六枝。仍蒞花馬居中握機焉。十九年兵部言寧夏軍士素稱脆弱。行伍充實。猶慮不振。而乃應募他所。如紅古城海刺都等堡。本鎮

虛耗。乞發補原伍。第人情安土重遷。而此屬願去鄉遠投者。蓋繇寧夏賦繁役重。而餘丁賠糧之苦尤深。若不體卹。雖驅之歸。不能羈也。報可。二十年四月以寧夏鎮東紅花堡等處莊田。給鎮守總兵官三頃六十畝。副總兵官一頃五十畝。遊擊將軍一頃二十畝。以爲養廉之費。二十一年春戶部覆巡撫范總言。將領各有常祿。初給田養廉之制。軍餘屯田。各有課額。亦無贏餘。可給將領者。自武定侯勛。郭奏給各將。委任奸軍爲莊頭。索取牛種。派撥耘鋤人工。爲害不可

勝言宜復歸軍民耕種。上以田地既屬軍餘開墾。依擬給還。如邊將能遏虜不敢近邊住牧。於邊外自闢地者。任其開種。不在此例。三十六年五月。去冬套虜數萬。踏兵西渡。由寧夏山後直抵涼莊。我軍設伏掩擊。前後斬首一百一十餘級。三十八年正月。巡撫陝西殷學。奏套虜俺答等駐寧夏山後。逼鄰固靖蘭河。宣言欲掠西番。本鎮兵多選入衛。餘弱難恃。且餉訕可慮。乞撤固原入衛。并將今春輸入衛者暫免。赴班速發餉。以爲軍資。事下部議。入衛兵不可撤也。三

十九年。總督魏謙吉言。往年防秋。分委閒住將官。提調擺邊。非惟無益。反滋奸弊。必須總理得人。方克有濟。議將本鎮邊牆分爲三段。委布按二司官經營。將鎮靖堡新平坡墩起。至定南閘門十二墩止。屬之駐劄靖邊營管糧僉事。定南閘門十二墩起。至興字十三鎮止。屬之駐劄花馬池布政司官。興字十三鎮起。至橫城馬頭河口止。屬之駐劄清水營按察司防秋。部覆議報可。四十一年。虜犯清水營。副總兵王勳戰死之。詔予贈蔭。隆慶二年十月。賞寧夏巡撫標下



把總哮拜銀十兩。哮拜本胡人。歸義以功。遷至今官。是年八月出邊。邀擊套虜于山後大青山等處。斬其酋長撒兒大哈等九人。總督王崇古以捷聞。三年四月套虜綽力兔小黃台吉等糾眾沿河東岸住牧。聲言欲渡河。抄掠寧夏。總兵雷龍等督兵繇興武營暗門出邊。至敖忽洞前。襲虜營破之。斬首一百十二級。十一月秋套虜吉能既西掠番夷。其部落在套者東西分犯各邊。不得利。乃移營白城子。伺我兵。則乘虛入寇。謀者得其情。崇古檄諭諸將領先發。於是各引

兵從花馬池。長城關出邊。抵白城子。與虜戰。虜因縱火。火熾而風不利。還自焚。遂北。凡斬首一百七十有七。大帥雷龍之功居多。萬曆二年俺答以封貢受羈。告寧夏中衛所。市路遠矣。請改徙蘭靖。是時二子窟死。一居松山。一居西海。其家部韓林娃。四刺海赤。又在河西。皆勃勃有西意。冬阿赤兔等略番。聲入塞。我檄諭俺答。走三靜等。往誠兔等。我亦譙其通事人。忽智而罷。八年隱布台吉。切盡黃台吉。卜失兔。阿不害。看力。及松山賓兔台吉。西海丙兔台吉。後先至洪山。

清水中衛。扁都口。鏃尖墩。套虜凡九貢。海虜凡五貢。矣。十年靈州。土軍楊文遇等。弒叅將許汝維。而唃拜。土文秀捕斬。亡遺。總督高文薦。交稱其材。當事者以。為降夷也。不可。十五年。卜失兔莊。禿賴益貪市。賞母。厭。唃拜禦之。益力。巡撫党馨。迺舉唃拜。土文秀曰。二。并大將材也。十八年。洮河告急。遣官巡邊。尚寶丞周。弘禴往寧夏。飭諸將領。舉唃拜及拜子承恩。義子唃。雲。土文秀等。其所蓄蒼頭軍。至二千餘人。屢以從。征。積勞勩。邊卒以嚴見憚。皆莫敢逆其意。承恩赴征。抵。青海。見雲中上谷軍。悉。尪。敝。乃益自負。慄悍。暗自忖。曰。我。比如元昊故事。易易耳。十九年。當是時。臺御史。党馨。御將卒。頗嚴。尤抑折恩。常覈青海虛糧。以軍法。繩之。恩由此怨馨。入骨髓。唃雲與文秀亦怨馨。會冬。衣布花草。價及月糧。方出給。而承恩遂名蒼頭軍。劉。東賜。許朝。何應時。陳雷。白鸞等。議。二月十八日。竝馳。總戎張維忠。所鼓譟。維忠鮮威。積輕。衆馳備兵。使石。繼芳。斬門。弒之。唃拜服紅袍。馬首號召諸軍。皆披甲。擁入軍門。縱火。馨急。亡匿水洞。恩等大索得馨。略橐。

中裝捕家室。皆裸身。屏門外。都司蕭韶成。中軍梁富國及維忠。伏在馨身。請解免。不可。遂僂馨。謂佐馨者。實中軍陳漢李承恩也。復斬兩人。收印符。釋獄囚。鹵略城中。復聚黨數千人。旦日圍維忠。挾奏馨。激變二十事。是時通政穆來輔。過里中。恩迺請願。招安。然以土壅城門。道路不通。二十日。總督魏學曾。行部至花馬池。卽徵副總李昫。使張雲。曉譬恩等。弗從。第傳令戒諸軍。毋殺略。二十三日。哮雲及文秀至。自中衛互市。亦欲反。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

秀殺琦。雲殺承光。迎入城。久之。上從大司馬石星議。詔曰。梁琦馬承光。不甘從逆。厚卹其家。後二十四日。東陽使至。維忠索。勅印。維忠勢孤。竟與之曰。吾何面目。迺自縊。推擇董一奎爲總戎。麻貴副之。二十六日。東陽稱總戎。至武安王廟焚香。刑牛馬。於是導引虜酋。直拒潼關。僞授承恩。許朝。土文秀。哮雲。爲左右前後副總戎。至北關高樓。授高才張學。何應時。白鸞。陳雷官。吳世顯。爲參將。令先入靈州。以六千三百人入固原。以三千人入廣陽。會張雲至。東陽曰。將

軍如必欲我降。請授我總戎。專備寧夏。而後可。不然者。與諸虜馳會城也。後二十七日。承恩軍玉泉營。文秀軍平虜堡。備中衛者。熊國臣。備廣武者。袁尚忠。備大壩者。趙繼。皆棄逃。賊據城堡。凡四十餘所。殺略。人算。惟平虜。蕭如勳。靈州來保。堅守不下。玉泉營遊擊。傅桓。亦閉關嚴。弗可入。陳繼武。助逆。迺繫桓。繫獄。拜王虎。張大紀。何安。並馳靈州。略鳴沙洲。五百戶堡。三月十日。守備趙武帥。把總潘興。轉戰四百戶。渡生。獲劉伏僧等八人。十一日。廣武悉定。後十五日。叅將吳

繼祖。從長樂堡。直搗中衛。監門捕王虎來獻。殺其黨十八人。中衛又定。是日。總督使總戎劉承嗣。提定邊兵。馳橫城。承恩東賜。亦旁河而營。我將卒力戰。遊擊梁繼祖。叅將崔張。奪獲馬牛羊二千餘頭。上有詔。如能禽獻真正首惡。餘黨。准與招撫。諸生萬錦。文秀舅也。往諭秀不從。迺大治渠。先執長史楊耀川。繫其室。令索慶府書。請罷兵。徵送奉金帛。致著力兔。曰。若來。治隘甲數百。與虜虜一切。皆披漢甲。至冠頂。著力兔。使納罕。送奉金銀及蟒緞。徵卜失兔。徵丑氣地。

都炒庫兒。青把都捨刺乞漢。徵著不刺虎禿退徵順。義王十八日。遊擊嚴惟忠。過河奪所據四十餘城。執王虎。何安。繫獄。斬首捕虜百五十三級。虜黨竟盛矣。達虜與雲文秀。挑我軍。我軍發流矢傷虜數人。虜酋直走城下。東賜椎牛犒之。部議能捕斬大酋首。請比獲火落赤酋。從。比獲兀慎擺腰。詔准照興化王事例。襲封侯伯。仍與世襲。復詔。噶承恩亦得捕斬劉東賜等除罪。是時總督言。切盡黃婦。賓兔婦。及著力兔宰僧。皆朔方市夷。必未肯捨市賞之利。上亦有

詔言。套虜雖入。未曾助逆。卽宜諭令出邊。大司馬石星。以爲賀蘭山後。水草極艱。而况賓兔所居。在大青山而遠。竊必其不敢深入。且莊禿賴。土妹若舍延綏。而窺寧夏。獨無擣巢之懼乎。星復言。順義王忠順夫人。旣禽。史酋求款。方切。然僅足以贖洮河之役。請比俺答事。約束東西套虜。勿得應賊。方與定款。上迺詔。厚加恩賚。後日文秀。馳玉泉。許朝。馳廣武。著力兔宰僧。竟馳金貴堡。東賜。因鹵獲城中童女。婆婦。及歌妓。以媚虜。虜迺益調甘州莊浪。延綏諸部。四面而至。

李進明言  
時雲偕吳教霸帥著力兔二千餘騎。殺略平虜堡。參將蕭如薰轉戰疾力。射死時雲。傷吳教霸。擊破之。詔宣大山西選敢死士七千人以佐急。四月初五日。恩及東陽。推火車火砲爲營。李昫衝鋒。奪獲火車一百輛。逐北至湖中。賊赴溺者千餘。賜魏學會衣一襲。金四十各恤賞。久之。御史孫琬奏昫功非實。詔謂李昫掩敗爲功。下御史逮問。罷劉承嗣秩。魏學會自劾。上曰。學會忠義垂成。還與葉夢熊同心速勦。昫竟免逮。初六日。許朝土文秀繫慶王告邊吏。殺

院司者。實劉川白張清沈彪等四人。願以出獻。請罷兵總督。即使參將鄧鳳往靈州。治雲梯攻城。後十二日。恩等欲汗巖慶憲王正妃方事。覺迎著力兔娘子入城。迎酋長至北樓。盟奉金帛及朔方輿地。獻吉囊。莊禿賴給諫王德完。乃舉侍郎顧思謙。都御史孫洵。參政張世烈。于達真。兵備部永春。劉葵。袁弘德。按察使李士達。及李材。而御史梅國禎。涂杰。則舉李成梁。李如松。及史宸。兵備蔡可賢。主事趙夢麟。上竟徵李成梁。而以如松爲總戎。國禎願馳赴寧夏。書奏大

略言賊勢既合。必不坐守孤城。非近據寧州。則遠襲潼關。上詔朱正色巡撫寧夏。是時總戎李昫軍靈州。遊擊趙武軍鳴沙洲。又恐賊東渡。廼以一軍軍橫城。至備固原。則叅政馬鳴鑾下馬關。則副使楊時寧大司馬石星。又慮賊由下馬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廼請都御史沈思考從關中移于關。以爲聲援。御史孫琬亦請徵淮浙及河南兵。以援西安潼關。從之。進士馮應京試高等。廼請降資。除授邊方。識者以爲有請纓之志。有頃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亦以殺賊

自任。詔褒之。於是延緩遊擊姜顯。蕭如蕙等。期往會虜東自安定。西自玉泉擾之。我師以二十日進兵。掘外城填濠塹。賊廼出城挑我。承恩乘勝帥虜酋擾橫城。焚芻芟。略畜產。亾算已浮黃河。略奉霸堡。東賜。訶得延榆兵。西征。廼徵告黃台吉婦。卽縱男捨達大。及姪火落赤。鐵雷屯舊安邊。磚井堡。殺略亾算。時葉司馬徵貴陽苗兵一千餘人。播司楊應龍亦請往。後報罷。浙江巡撫常居敬請以浙兵千人往。御史傅好禮言不便。亦報罷。復請乃赴寧夏。二十七日。總戎麻

貴。牛秉忠。劉承嗣。廼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從東北角夾攻。自未至申。疾力戰。斬首一十六級。獲戰具四百有奇。東暘承恩亦鹵獲二百餘車。我兵逗遛中道。總督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賴許叅將至得解。後二十九日。麻貴。牛秉忠。及李响。馬孔英。期營兵四面並至。是夜夜半。乘大風。縱火。砲鳴如雷。竝以雲梯攻城。賊益擲火燒擊。兵士死以千數。是日董一奎欲東復橫城。諸材堡以饜道爲急。朱正色度河督戰。總督亦發四使。一切盡妣吉。

一著力兔。一賓兔妻。一吉囊。諭勿助虜。上賜魏學曾劔。軍容乃肅。五月初二日。葉夢熊請借甘鎮糧料。及糴本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大司農楊俊民動濟邊銀五萬兩。然前已發八十九萬矣。初七日。牛秉忠見爲西關可擊。事覺。中流矢幾死。初十日。三軍皆還。李祥河西寨。魏信堡。休士承恩。東暘計欲執張傑。詳請歸降。會著宰銀定把都諸酋亦款塞。告邊吏曰。阿王與哱拜一家。必先撫拜。虜犯南道。拜亦圍平虜堡。從虜約也。蕭如蕙翼擊之。御史蔣春芳陳三事。大略欲



厚市賞以諭虜。勿與賊合。投反間。激忠義。固守一月。食盡必斃。非然則以龍虎將軍及五萬金許虜。令誅賊。非然則決黃水以灌之。給諫侯慶遠曰。臨七鎮之雄。臨一隅之草寇。乃令虜立功而取直于我。適足取輕。六月。慶能至靈州。十九日。徵營兵及苗兵。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麻貴攻其中。賊虜皆出戰。拒關迎敵。貴鏖戰。生獲一百一十八人。奪獲橐駝器械。我兵復以火箭燒城樓。樓頭火起。噀拜以水滅之。已掘城脚五洞。

復擊北關。亦以火炮火藥。藥燃城樓。砲石從內擊。傷營兵亡算。後二十三日。梅國禎及李如松。提宣大山。西遼東兵。時四鎮兵。獨制置使主之。而如松則專制中三邊兵也。二十四日。以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城。城上擊石矢及吳顯面。兵士傷者甚多。二十六日。復攻南關。先使士卒掘護門實土。焚門間。指揮趙承光。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霸城中久。殊欲爲內間。迺與總戎葛臣約。是夜夜半。四面並舉。塗火。火起。城下兵趨上。於是臣樵樓。承光南。欽西南。而樵樓火過。蚤南。

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亟使遐齡縋城。呼城下兵。城下兵行未至中道。邏使馳承光而去。而欽及百戶方正跳驅下城。賊盡殺同事戚卿等五十餘人。懸首城上。許朝頗有懼心。二十九日。承嗣攻北關。穿鑿地道。東陽衝鋒。是時都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禎躬至矢石間。如松以鳴鏑攻射。射傷甚多。賊益纓城而守。先是虜從嘉峪關往來下古城。岔山。六月初三日。副總戎楊濬行捕。至夜漢斬首二十七級。追亾至天倉。斬首四十三級。初四日。酋長着力兔打正使

夷使我兒流來請賞。打正。卽宰僧也。而銀錠把都兒台吉吉囊小酉亦使刺八五克器等至橫城。索重賞。比著宰。總督皆許之。先是副總戎蕭如薰直擣着力兔巢。多所略鈔。七月。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著力兔。如松調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居有頃。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

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酋。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亡何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爲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矣。八月。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賜劔如之。時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暘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二十一日著力兔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

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擊。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胸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爲短氣。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

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急緹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楊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唘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陽頓足嘆曰。遂至是耶。佯爲風疾。殺土文秀。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陽。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唘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唘氏。以賜劔從事。十七日

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唘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唘洪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督撫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復輿致承恩等獻俘。三十五年。巡按王基洪閱視報竣曰。戎行之有內丁。貴其陷陣先登也。今多

藏亡命。冒糧僭級。城社莫問。幾爲大盜。內丁無偏肥。外丁無偏瘠。一也。橫城邊牆。先年與黃河相近。今河徙矣。虜旦夕至靈州。無復險塹。議于平湖墩。西北疊水泝以順其枝流。邊外疊水泝以塞其倒流。而淤地既退。因以營臺。誠可扼塞。更移永清堡于興字舖。遷之高阜。形勝便矣。三十六年。銀反。二酋跋扈于甘涼。久矣。窺中衛之無備。大肆蹂躪。賀世勛以孤軍抵之。再犯廣武。總兵蕭如薰斬其首。八十三。十八年。四月。巡按穆天顏報閱視之命。以八議進。曰。杜開釁。曰。禁厲役。曰。革私市。曰。清冒糧。曰。稽戰馬。曰。覈首功。曰。禁遊客。大司馬李化龍覆行之。錦衣衛劉光先請開花馬塩池。巡按楊州鶴駁之。曰。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白據套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冲。窺平固則必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固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一帶。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修築且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總制不駐花馬者如此。固原土達滿四。其初不過激於馮傑索餉。遂叛入石城。向

非督臣項忠等。畝畫山谷。六路進兵。事固未可知。寧夏故虜。嘯拜。其初亦不過掣於劉東陽。已而深據城隍。勾西虜。憊我所幸撫臣朱正色等。掘水環圍。金牌誘降。庶幾乎有今日。是禍亂之徵。又見於花馬東西二路者如此。妄意開拓。釀變無已。請禁之。報可。三十九年。總督黃加善奏記。火落赤竊犯洮州。仍欲逞志于番漢。銀定既侵平虜。復思修怨于莊涼。如銀酋西跳。則寧夏議其后。火酋東窺。則甘肅搗其虛。河套諸虜。向以雙山之控。久蓄邪心。卜石兔于神水灘。挾市

增賞。時縱零騎。更番內擾。副帥李懷信。賈勇敢之。斬捕四十餘級。此其大較也。寧夏奏市賞馬價。領自太僕者。藏鐵其中。七十六錠。時薊門亦奏偽鐵。元錠皆鳳陽字號。不約而同云。四十年七月初五日。銀定犯邊。總兵姚國忠。裨將潘國振等。拒之于平虜城。白羊河。初七日。復犯乾圍。僉事張我繩。任應徵等。益之以副帥王宣。拒之前。後斬虜一百七十七級。總督黃加善。巡撫崔景榮。各恩賚有差。四十三年九月。寧帥杜文煥。副帥蕭捷。偵火酋之從。磚井來。設陣于柳樹澗。

前後斬首二百五十二顆。三鎮捷丁選焉。而寧夏獨多。四十五年兵給事熊明遇論甘延功之大侈也。曰寧夏辛志德等。汝四真口之戰。斬套虜威敬著力。兎部二十八級。報稱東來零虜。陷我伏中。似亦近于搗。然其妒賓妻之款。譁中衙之市。掠曳柴之舉。驚鴛有狀。而我帥遮斫于邊外。俘馘皆壯級。是應着之兵也。業經督臣劉敏寬。撫臣楊應聘。具疏所上首功。僅如許。尚未爲過。天啓二年九月。良定自戊子已驚。然絕貢計三十四。春秋及是悔而窮矣。獻駝求贖。副帥楊加謨。講讐之。罰以九九。增其賞。及馬價一千叁百有奇。官其姪打兒沙爲指揮。其弟門大兒爲百戶之秩。總督李從心以虜納輸乞與赦。過可之。六年十月。巡撫史永安與總兵談世德盟之。曰。于兒罵捕打大生。諸酋已于五年互過市。賞不守輪市之規。糾其衆而要我。也。奇正遊三營。環甲待之。職方氏論曰。寧夏之稱塞北江南也。宜哉。引河爲堰。漢唐舊渠。掣然我理。厥田上上。人易資生。乃沃土併于乘鶴之軒。而長流淤于懸鶉之質。屯之去其籍也。

全邊略言  
惜矣。成化以前，患在河西。以後，惠及河東。夫鎮城所據，賀蘭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第二門，花馬池一帶爲第三門。地托重險，無如兵寡而勢岐耳。虜習善渡，非泮水合凍所操也。虜習安巢，又驟雨飄風所及也。新砮悉騁于山前，舊墩盡隳于山外。靈州也，清水也，興武也。之三地者，花馬池所以居重而馭也。建城增帥，與鐵柱梁家水草善地，翼我東楚。若更修山口十二關，複墻者三時，其地雖西寇不旣，邊鄙王。大司馬瓊廢鎮

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非棄也。新墻之是，狃而沿塹之是，惰。劉莊襄乃修復外邊，增築河堤。論者以爲救鎮遠之失，亦率然之蛇勢哉。余嘗攷宋西事，置戍幾四十萬，韓范之賢且和，終不能計邊費。遂紬中山大將軍不遺一鏃，而定之。又越一紀，設衛置屯，四塞晏如。以倒持邊政如逆瑾者，王室如燬，而寘鑄發難，馘不旋踵。及哮拜之亂，勁兵牢握，肆勾強胡，曠日持久。卒就灌滅。我明興神武之祚，聲施朔方者大矣。地狹易守，難與獨立。中衛偏在西隅，宜同靖虜，援



之不敗

